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言晓义译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是阿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人类学副教授。她著有《大众的悖论：孟加拉国的群众政治》(*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Crowd Politics in Bangladesh*, 2019)

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 孟加拉政治的 回归

**编按：**2024年7月，孟加拉国爆发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反抗，最终推翻了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长达15年的独裁统治。中国无数网民也密切关注过这场反抗运动。但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青年学生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在孟加拉国重新点燃民主变革希望的？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Nusrat Sabina Chowdhury）这篇文章是对这场运动的深度追述和分析。原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文章原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2025年第1期（总第36卷）。

2024年10月，在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官邸附近，首都达卡的一面色彩斑斓、布满涂鸦的墙上，一条简洁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块用英文书写的标语列出了这个国家三个最大的政党，即孟加拉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简称BNP）以及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简称Jamaat），并在每个政党的名称旁打了一个鲜红的“X”，明确表达对传统政治的不满。在这些政党名称的下方写着这个词：“新”，旁边是一个绿色的对勾。这正是数以千计、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所憧憬的愿景——三个月前，他们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反对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领导的孟加拉人民联盟政府。哈西娜先后于1996年—2001年以及2009年—2024年执政，是南亚现代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他们渴望一个新的孟加拉国，一个“孟加拉2.0版”。

这并不是首都唯一抢眼的信息，也不是唯一一面承载着革命情绪的墙壁。在全国各地的城镇，随处可见的几乎每一个墙面都焕发出生

机，布满了夏天抗议期间以及之后留下的涂鸦。那些示威最初只是要求改革政府公职的配额制度，但很快便发展为一场要求总理下台的运动。“有人要喝水吗？”，其中一条标语这样写道。这句话如今已广为人知，它出自学生运动领袖米尔·马赫福祖尔·拉赫曼·穆格多 (Mir Mahfuzur Rahman Mugdho) 之口。他向疲惫不堪 (并未手持武器) 的抗议者分发瓶装水的一幕，被视频拍摄下来而载入史册；当时，警察、民兵和人民联盟的打手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实弹，给抗议者造成惨重伤亡。2024年7月18日，穆格多遭警方射杀。从2024年7月到8月5日谢赫·哈西娜被迫下台之前，孟加拉国抗议运动中约有一千人丧生，穆格多是其中之一。<sup>1</sup>

那句纪念殉难者穆格多的口号，与否定旧秩序的标语一道，精准捕捉到了这场重大转折性事件的时代精神：一方面是对“一切照旧的政治” (politics-as-usual) 长久积郁的不满——近年来，这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最明显地体现在执政的孟加拉人民联盟身上；另一方面则是普通公民在暴力国家机器面前所付出的牺牲。虽然这一学生运动——被称为“学生反歧视运动” (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 ——最终誓言要彻底重塑政府本身，但其初衷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日益专制的谢赫·哈西娜政权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对他们的诉求做出让步——或者用学者丽莎·米切尔 (Lisa Mitchell) 的话来说，就是要“呼唤国家” (hail the state)。<sup>2</sup> 根据米切尔的说法，在南亚地区，举行大规模示威是民众最常见、也最具成本效益的民主“实践”方式。公共集会通常用来传播政治信息、追究官员责任、迫使当局展开对话，以及重新调整权力平衡。在公开喊话之下，国家不得不倾听民意。

2024年7月，孟加拉学生最初因一个“饭碗”问题（公共部门的就业配额）而发起的抗议，迅速滚雪球般升级，最终演变为要求政权更迭的呼声，因为有那么一刻，他们不再信任国家可以继续充当正义裁决者和法治守护者。对政治与政府深感幻灭的年轻抗议者们，通过打破传统政治的沟通规则，重新夺回并且扩大了自己的话语权。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 人民”（chhatra-janata, 即“学生与人民的联盟”）再度浮现（这并非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股革命性的政治力量。

## “政治回归了”

在谢赫·哈西娜戏剧性地流亡到印度两个月后——在我撰写本文时，她仍在印度流亡——“学生反歧视”运动的一名核心成员这样概括该组织的集体立场：“我们正在与政治精英进行接触，但我们并不寻求圆桌会议。我们相信问题应当在街头解决。谢赫·哈西娜逃避街头问责，但街头会做出决定。”<sup>3</sup>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活动人士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此人在哈西娜下台后参与过新一波抗议行动，要求罢免由孟加拉人民联盟任命的总统——在孟加拉国议会制体系中，总统只是象征性国家元首。那人的短信这样写道：“情况再次变得紧张，这是好事。*政治回归了*（*Politics has come back*）。我们又回到了街头”（其中斜体部分为英文原文）。

前面提到的这两段评论揭示了那场运动的形式和内容——那场最终推翻了越来越专制的统治者的运动，就连长期观察孟加拉政治的资深人

士也很少预料到，更不用说普通公民了。

危机的起点是政府公务员职位配额制度，这一制度几乎与孟加拉国本身一样古老。该制度由开国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简称“穆吉布”）于 1972 年推出；他也是谢赫·哈西娜的父亲。尽管每届新政权都调整过其具体政策内容，但正是在谢赫·哈西娜执政时期，那些参加过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使国家脱离巴基斯坦独立）的退伍军人及其家属，获得了包括教育奖学金在内的大量福利。

到了 2018 年，预留给这些军属的公职份额提高到了 30%，这激怒了公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正是这些职位的主要竞争者。在舆论强烈抗议之下，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发布了一项通告，宣布取消所有配额，包括为妇女、少数族裔以及残障人士保留的配额。

公众之所以对退伍军人家家庭配额感到愤怒，部分原因是围绕“国家自由战士名单”长期存在争议。自 1972 年以来，那份名单至少被修订过 7 次，而“自由战士”的认证标准——例如年龄要求，以及“自由战士”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也已经被修改过 11 次。到 2024 年年中，哈西娜政府发现了至少 8000 例虚假申报的“自由战士”，政府计划追回他们所领取的津贴，同时追讨利息。<sup>4</sup>

然而，学生们宣称，政权扩大“自由战士”配额以牟取私利，目的是让孟加拉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从中受益。2024 年 6 月 5 日，在部分退伍军人后代提出请愿之后，孟加拉高等法院裁定恢复配额制

度，包括恢复为“自由战士”家庭保留 30% 的份额。法院裁定，政府在 2018 年取消配额制度的决定“违宪、违法且无效”。这立刻就点燃了公众的怒火。7 月初，首都达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公立大学学生开始发起抗议行动。预示着事态进一步升级的是，私立大学学生和中学生也加入了抗议行列。随后形成的联盟自称为“学生反歧视运动”，该组织强调其成员的学生身份，而不是其所属政治立场。7 月 21 日，孟加拉国最高法院将“自由战士”配额削减至 5%，并规定 93% 的政府职位将按照成绩择优录用，其余部分分配给少数族裔群体。<sup>5</sup>

法律诉求演变为大规模示威活动，这在孟加拉国并非没有先例。2012 年至 2013 年间，国际罪行法庭（International Crimes Tribunal）主持审理了一系列战争罪案件，被告是解放战争期间涉嫌参与种族屠杀的嫌犯和帮凶。2013 年初，该法庭对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阿卜杜勒·卡德尔·莫拉（Abdul Quader Molla）判处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那项裁决被普遍怀疑存在幕后交易。全国随即爆发了抗议浪潮，其中包括一场规模宏大的街头占领行动，抗议者占领达卡一个闹市街角长达数周之久。那场运动后来被称为沙赫巴格运动（Shahbag movement）。<sup>6</sup>不久之后，莫拉被改判为死刑，并最终被执行绞刑。

这一次，多种因素的叠加——政府的强硬镇压、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不满和当局拒绝正视民愤——共同促成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从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对高院裁决的抗议以静坐示威拉开序幕。等到最高法院在 7 月 21 日推翻高等法庭的裁决时，抗议者的沮丧与愤怒早已失控。在 7 月 14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抗议已经持续

了大约两周——谢赫·哈西娜嘲讽抗议者是“拉扎卡尔”（razakars），更确切说，是“拉扎卡尔的后代”。“拉扎卡尔”这个词源自乌尔都语，原意为“志愿者”，但在孟加拉语的日常用语中极具煽动性意味。在历史上，这个词曾用来指称在 1971 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期间，站在巴基斯坦军队一边并接受其训练的孟加拉平民。在孟加拉人民联盟最近一轮执政时期（2009—2024），这个字眼重新流行起来，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用来压制该党的政治对手并将之塑造成“异类”。

人民联盟政权对这个词最不怀好意的用法，出现在 2013 年沙赫巴格运动之后。当时，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与社会活动人士走上街头，要求对 1971 年战争中涉嫌参与种族灭绝的帮凶判处死刑，并进一步要求暂停宗教团体的政治活动（见识过伊斯兰大会党在 1971 年战争中的争议角色之后，他们认为有理由取缔所有伊斯兰教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一边加速司法程序，一边将伊斯兰大会党打上激进伊斯兰主义政党标签，最终成功利用那次运动的政治能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中伊斯兰大会党部分牵连反人类罪的高级别党员，就被人民联盟说成是“拉扎卡尔”。这个精明的政治操弄不仅威胁到了伊斯兰大会党的政治合法性，也威胁到了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的合法性——后者是伊斯兰大会党的战略盟友，同时也是人民联盟最主要的政治对手。<sup>7</sup>

2024 年抗议期间，哈西娜使用“拉扎卡尔”这个字眼来贬斥示威者，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哈西娜并没有设法平息公众的愤慨，而是一如既往地以嘲讽和愤怒作为回应，她反问道，根据学生们的诉求，是不是逻辑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就业市场上，比起功勋卓著的“自由战士”的亲属，难道反而是“拉

扎卡尔”的亲属才更应该得到优待？这不仅仅是一句轻率的评论；它实际上是对学生尊严的公然侮辱。现在哈西娜及其多名内阁成员甚至将这些学生贴上“叛徒”标签。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让人看清了孟加拉人民联盟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用于制造对立的）分化政治手段。<sup>8</sup>这种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就是对国家“起源叙事”的完全占有：在这一叙事中，孟加拉人民联盟被描绘为带领孟加拉国赢得独立并在多年军人统治之后，建立世俗民主制度的核心力量。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会被贴上“伊斯兰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标签——简而言之，就是“拉扎卡尔”。

学生抗议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用一句口号精辟概括了统治精英的政治策略：“舔靴子就是朋友，不舔就是恐怖分子。”学生们的反制策略不仅是回击，更是要重新夺回并重新定义政府的侮辱性话语。于是，7月起义中最具冲击力的一句口号就诞生了：“你是谁？我又是谁？拉扎卡尔！拉扎卡尔！”政治精英们假装对这种表面上的承认感到震惊。然而实际上，抗议者已经改变了“拉扎卡尔”的含义——它不再指“内部敌人”，而是指“义愤填膺的控诉者”。很快，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意思，并（在上面的口号后面）补充了另外两句口号：“是谁说的？是谁说的？独裁者！独裁者！”和“我们要维权，却被说成是‘拉扎卡尔’。”

通过这些口号，学生们公开谴责谢赫·哈西娜是侮辱公民和剥夺人民权利的独裁者。这恐怕是超过15年来，总理第一次被人以这样的方式公开指责。然而，正常的民主政治与对话机制已不足以应对一个实质上已转向威权统治的政权。哈西娜以傲慢姿态回应“平等分配国家

资源”这一以常规方式提出的正常诉求，结果把运动推向了激进的政治变革。这并不是这位总理唯一的重大失误。政府最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致使局势升级为一场全面危机。例如，7月16日，当国家机器开始动用暴力镇压时，民众破坏了国家广播设施以及两座崭新的地铁站。达卡地铁是哈西娜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耗资巨大，其落成被归功于哈西娜的个人远见。在捣毁地铁站事件中，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民众的破坏性暴力倾向——在南亚的街头政治中，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而是他们将地铁本身作为攻击目标。达卡地铁是2022年才落成，在当时仍然是一项新鲜事物，还被当成是一项壮观的发展成就，是孟加拉人民联盟推动的“基础设施民粹主义”的标志性项目。

就在谢赫·哈西娜被迫出逃的10天前，她还视察了其中一座遭到破坏的地铁站。当时她当众落泪，还再次宣称要求她下台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暴民和歹徒。这位领导人当众表演震惊和悲恸，被普遍认为是作秀，因为直到那时，她还拒不承认、也不哀悼被警察和人民联盟党徒杀害的10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哈西娜这种情绪爆发引发了民愤，不出所料，各种病毒式传播的表情包和俏皮话层出不穷。其中一幅讽刺漫画把她画成一边抽泣一边抹鼻涕，配文写道：“戏演够了吧，亲爱的！”。这幅漫画很快传遍首都各处。漫画中故意拼写错误的孟加拉语标语进一步增强了其喜剧效果，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现实：总理的言行如今已彻底沦为公众的嘲讽对象。不久之后，人们提到她时往往只用两个称呼：“法西斯”哈西娜，或者“杀人魔”哈西娜。

谢赫·哈西娜政府的一连串失误固然致使她声望加速崩塌，但真正扭

转配额改革运动方向的，是警方枪杀阿布·赛义德（Abu Sayed）事件。阿布·赛义德是北部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2024年7月16日，他仅手持一根木棍，张开双臂站在枪口面前，结果遭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射杀。大量视频和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对峙场面：阿布·赛义德直面射击者，姿态仿佛已准备好接受殉难。随后，他因剧痛而弯下身子，在被送往安全地点的途中伤重不治。阿布·赛义德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烈士之一，他的死使孟加拉青年跨越政治派别、阶级和意识形态团结在一起。在遇害前一天，阿布·赛义德在脸书上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这样寄语同时代人：“根据自然法则，你终究也会走向死亡。但只要你还活着，就要活得有脊梁。”<sup>9</sup>

从7月14日那场恶评如潮的新闻发布会到7月25日总理视察地铁站之前，政府出动武装部队，造成了100多人死亡。为了限制政治活动，当局关闭了互联网；拘留了学生学运协调人并试图诱导他们招供；追捕并羁押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反对派活动人士；最终还宣布实施全国宵禁。在这些行动中，孟加拉人民联盟的学生组织——孟加拉学生联盟（Bangladesh Chhatra League）扮演了帮凶角色。这伙暴徒手持枪支、铁锤和刀具扑向抗议人群，他们往往戴着摩托车头盔作防护兼掩盖面部特征。这伙人平常就在大学校园里传播暴力和制造恐惧，可谓声名狼藉。人民联盟总书记奥拜杜尔·卡德尔（Obaidul Quader）公开威胁抗议者，称该党青年积极分子将报复示威者，简直就是官方确认孟加拉和全球数百万人在社交媒体动态上看见的官方暴行。

7月20日，学生联合会公布了一份包含9项诉求的清单，其中包括

要求谢赫·哈西娜公开道歉和为遇害者伸张正义。他们还要求奥拜杜尔·卡德尔、内政部长、多名高级警官以及若干公立大学校长和学监辞职。然而，既没有等来道歉，也没有等来追责。相反，街头惨剧仍在持续上演，这迫使同情学生的教师、家长和普通公民顶着巨大风险加入抗议行列。后来，警方甚至从直升机上向抗议人群射击，有居民在自己家中被流弹击中身亡。对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民众来说，此时已经没有退路。

这场原本针对就业歧视而发起的运动，如今只剩下一个目标——谢赫·哈西娜下台。“学生反歧视运动”原计划在8月6日举行一场进军达卡的大游行。但由于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组织者在8月4日决定将行动提前一天。8月5日，数十万普通公民、政党活动人士和学生无视宵禁，企图突破路障进入首都；与此同时，警方仍在执行“逢人开枪”的命令。不久之后，军队开始撤退。随着抗议者人数远远超过警察，游行人群开始涌向总理官邸“加纳巴班”（Ganabhaban）。军队总司令给了谢赫·哈西娜45分钟时间撤离到安全场所，此时抗议人群朝她汹涌而来，距离她仅有几英里远。

## 威权主义文化

7月起义中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既见证了那几个星期里孟加拉国年轻人的百折不回，也记录了哈西娜出逃后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和加纳巴班时的狂喜。在那种如狂欢节般庆祝政治自由的氛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随处可见的偶像破坏运动。在政权垮台后数小时之内，民众便捣毁了多座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雕像，还洗劫和放火烧掉了他

在达卡的历史故居（同时也是博物馆），公共建筑上的哈西娜肖像和海报也被涂污了。这种集体性的清算与抹除，在政治个人崇拜的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毕竟正是这种崇拜，导致人民联盟一步一步走向专制。

穆吉布被一套精心设计的叙事，塑造为“永恒主权者”形象，那套叙事将世俗爱国主义的犬儒式理解与对民主和发展的信誓旦旦结合在一起，将穆吉布的形象置于人民联盟政权治下的“市民宗教”的核心——“市民宗教”这种说法，是学者阿里尔德·鲁德（Arild Ruud）提出来的。<sup>10</sup> 这位“国父”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从巨型雕像与肖像画，到邮票与货币上的头像，穆吉布的形象不仅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受到法律保护。<sup>11</sup> 2011年，由孟加拉人民联盟领导的政府修改了《1972年宪法》，正式承认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为“国父”。《第十五修正案法》第5条规定，所有政府和半政府机构、自主机构、法定公共机关、各类教育机构以及孟加拉国驻外使馆和使团必须陈列其肖像。备受争议的《2018年数字安全法》还规定，任何人如果通过数字设备，传播或煽动针对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或穆吉布的负面宣传，都将受到惩罚。最高刑罚可达14年监禁，或最高约12万美元的罚款。

这个政权对“政治表象”的执念，其实深深植根于一种现实政治的逻辑之中。自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Hussain Muhammad Ershad）军事独裁统治（1982—1990）结束后的1991年以来，孟加拉人民联盟与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一直轮流掌权；在此过程中，两党都曾多次牺牲民主原则，以巩固自身的权力。然而，在2009年赢得选举之后，孟加拉人民联盟对政治霸权的追求，甚至超过了其以往的任

何尝试。“七月起义”之前的 15 年时间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和政治异议遭到全面压制；警察、官僚体系以及司法机构被政治化；国家对政治反对派实施暴力，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酷刑。正因如此，谢赫·哈西娜的统治被各种不同的说法形容为“一个女人的统治”、“选举独裁”、或“混合政体”。<sup>12</sup>

事实上，早在 2024 年夏天之前很久，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信力。2011 年的《第十五修正案法》还废除了宪法中关于“无党派看守政府”的条款。这一改革在没有征求主要反对党意见的情况下通过，并为后来一系列诚信备受质疑的选举铺平了道路。看守政府制度是在 1991 年军人统治结束后设立的，其目的是在一个中立政府的领导下，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这个中立政府由最高法院最资深的首席大法官担任首脑，并由民间社会人士组成。2014 年、2018 年以及 2024 年的全国大选巩固了谢赫·哈西娜对权力的掌控，但这些选举也因种种弊端而恶名昭彰：不是投票率极低和选举舞弊，就是由人民联盟指定“独立”参选人来营造竞争假象——实际是挤掉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这种剥夺人民选择政治代表之基本权利与能力的行为，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的愤怒。

## 发展将何去何从？

2023 年底，当孟加拉国正准备迎接又一场一边倒的大选时，一家全国性报纸将“基础设施建设”称为“充满危险的一年中唯一的一线希望”。<sup>13</sup> 过去 10 年的基建成就，与巩固孟加拉国版本的民粹威权主义同时发生。学者哈里·布莱尔（Harry Blair）将这种并行发展的趋势

称为“发展—民主悖论”（development-democracy paradox）。<sup>14</sup> 通过修建该国最长跨河大桥帕德玛大桥（Padma Bridge）和建设地铁线路，孟加拉人民联盟政府依靠昂贵的大型工程项目来巩固政治支持。在许多后殖民国家中，显眼的基建项目带来的声望与政治回报是难以忽视的，孟加拉国也不例外。然而，正如我在 2024 年初所指出的，一个曾成功挑战多年军政府统治的国家，承担不起以牺牲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为代价，换来华而不实的开发。2024 年起义高潮期对地铁站的攻击，可能印证了一种预言：无论一个开发项目有多强的民粹吸引力，都无法补偿中断民主理念要付出的代价，在民主理念中断后开发项目也将难以为继。<sup>15</sup>

在 2024 年 3 月接受亲政府政策刊物《白板》（Whiteboard）采访时，谢赫·哈西娜阐述了她的发展理念：“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才拥有推动国家发展的洞见，而精英决策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发展是一项政治议程。你无法把发展与政治分离。”这句话的最后一句，其实恰恰概括了她的政府在过去 15 年中的运作方式——但哈西娜本人赋予它的含义却完全不同。在那次采访中，她将自己政权的政策，与 1970-1980 年代脱离民众的军人统治者区分开来，还宣称：“政治不应该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应该是滥用权力。”<sup>16</sup>

然而，谢赫·哈西娜那些大型工程项目及其他众多项目的腐败问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普遍认为，与谢赫·哈西娜关系密切的人——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亲属关系——都从这些标志性工程中获取了巨额回扣。但任何敢于质疑项目成本、质量或工期的记者、新闻媒体、甚至 TikTok 用户，都会遭到惩罚。总理的“梦想工程”——帕德玛大桥，

早期受到严格审查，因为世界银行根据确凿的财政舞弊指控，撤回了对该项目的资金支持。地铁项目同样存在问题：其建设成本比印度尼西亚类似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出约 1.5 倍，比印度同类系统几乎高出 2 倍，而且建设工期也明显更长。<sup>17</sup>

此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贷款违约者和洗钱者还将数十亿美元转移出境，尤其流向加拿大和阿联酋。到 2022 年年中，孟加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新贷款进一步加重了本已沉重的外债负担，而到 2023 年年底，该国的外债规模已经超过 1000 亿美元。<sup>18</sup> 为了减少不良贷款数量——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采取的措施——孟加拉国中央银行伪造了账目，还放宽了坏账核销政策。这一做法不仅抹去了大量不良贷款，还使贷款违约者免于承担责任。到 2024 年 4 月，该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下降到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 193 亿美元安全线。其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升至两位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不仅加剧了粮食不安全问题，也缩短了该国最弱势群体的预期寿命。

外国媒体调查证实了大多数孟加拉国民直觉上已知，或通过绘声绘色的民间传闻所了解到的事实。2021 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推出的一部调查纪录片《总理身边的人》（All the Prime Minister's Men）曝光了大量秘密拍摄的高层腐败证据，而那些线索可以追溯到该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高层。<sup>19</sup> 纪录片中出现的两兄弟属于所谓的“艾哈迈德家族”（Ahmed Clan）——该组织曾是达卡的一个街头帮派，在谢赫·哈西娜还是反对派领袖时曾为她提供安全保护。20 世纪 80 年代，这两兄弟因杀害一名政治对手而逃离孟加拉国。几十年后，他们因坚

定忠诚而得到奖赏：2018年，兄长阿齐兹·艾哈迈德（Aziz Ahmed）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而弟弟则获得总统特赦。最终，他们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还参与高级政府职位买卖（包括国家警队职位），以换取金钱和安全保障。在半岛电视台获取的秘密录音中，这两兄弟之一声称，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总理本人批准。

哈西娜对诸如此类的诸多报道、泄密与曝光置若罔闻，坚称她的政府坚决反对腐败。2024年7月，她公开回应了一桩家丑——据当时的媒体爆出，她其中一名家仆通过接受贿赂和游说，敛财数百万美元。对此她表示：“这个人在我家工作，只是个勤杂工，现在却拥有40亿塔卡（孟加拉货币）。他出门都要坐直升机……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我一获悉这件事就立即采取了行动。”<sup>20</sup>对大多数孟加拉人来说，做出透明和问责姿态不过就是表演而已。在一个贪婪与腐败既明目张胆又横行无忌的国家，大多数人苦苦挣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样的表演几乎毫无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配额制度背后存在可疑的政治算计，学生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 从“学生”到“学生—人民”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反殖民斗争期间，以及在20世纪60—70年代孟加拉地区的毛派武装起义期间，南亚地区的学生运动都曾活跃一时。不过，在主流政治权力运作的环境中，“学生”作为国家政治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并不总是能够持续发挥影响——但孟加拉国是个例外。在这里，“学生”（chhatra）一直是政治希望的重要来源。1969年反对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阿尤布·汗（Ayub Khan）军事独裁的人

民运动期间，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学运人士实现了众所周知的联合。1990年反对埃尔沙德（Ershad）独裁的民主运动和2007年反对军方扶植看守政府的抗议活动，也都是由学生领导并最终推翻政权的。同样，2018年的配额改革运动和同年的道路安全抗议，也主要由年轻人（很多甚至是青少年）推动，而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学生”。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领导2024年7月起义的学生联合会再次凸显了“学生”作为独立政治行动者所拥有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后来也得到承认：一些学生组织者被邀请进入临时政府担任顾问，这是孟加拉国政治史上的第一次。但是“学生”这一身份也曾被用来为当权者私利服务，包括2024年夏天。当抗议者参与激烈的街头抗争，或反击执法力量时，当局常常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是学生，进而否认他们的政治主体性。有时，学生抗议者也会明确把自己与孟加拉国学生联盟区分开来，因后者是人民联盟的学生组织。他们还会与“托凯”（tokai）这一称呼划清界限。“托凯”这个绰号，原本指1980年代一个长期连载杂志漫画中的街头流浪儿童。在日常用语中，“托凯”象征着城市贫困、文盲和流浪生活。显然，一种无罪推定式的预设，依然支撑并保护着“学生”这一群体身份。

事实上，在这场政治变革的关键政治行动者是“学生—人民”（chhatra-janata）。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既象征着政治希望与无限潜能，同时也体现出“人民”、“暴民”与“群众”的矛盾和可能性。“学生—人民”这个词在讨论当代孟加拉国集体政治的评论中经常出现，几乎成为“人民意志”的代名词。<sup>21</sup>2024年7月的起义也不例外：从谢赫·哈西娜

辞职第二天孟加拉语日报的巨幅标题，到关于“七月起义”的维基百科词条，再到孟加拉国卫生部网站公布的伤亡人数统计，全都把这场2024年的起义描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合而为一的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事后才形成的解释。“学生—人民”这一说法在起义期间就已经被频繁使用。“学生反歧视运动”的主要协调人之一、如今担任临时政府顾问的阿西夫·马哈茂德（Asif Mahmud），在政府倒台前一天就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写道：“这场学生—人民起义将持续到谢赫·哈西娜下台为止。明天是‘向达卡进军’。现在就前往达卡吧，见证历史。加入这场最后的斗争。”<sup>22</sup>因此，“学生—人民”既象征着这场起义的广泛社会呼吁，也意味着它超越了已经僵化的意识形态。由于普通孟加拉民众对党派政治既心存戒备又深感厌倦，这个带有连字符的政治变革主体，弥合了长期被主流政治势力操纵和利用的社会鸿沟。

## 改革还是革命？

2020年，哈里·布莱尔（Harry Blair）曾在本刊（美国《民主季刊》）提出一个问题：“在看似漫长的威权寒冬之下，孟加拉国的民主希望还能存活吗？”<sup>23</sup>2024年的“季风革命”（monsoon revolution），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七月起义”，无疑回答了一个响亮的“可以”。8月8日，在人民联盟政权垮台三天后，一个临时政府宣誓就职，由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担任首席顾问。事实上，是“学生反歧视运动”邀请到尤努斯担任这个新政治秩序的实际领导者。

尤努斯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长期致力于发展议题的研究与实践。尽

管他与人民联盟政权（尤其是与谢赫·哈西娜本人）关系紧张，但在国内一直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可，还在国际上有很高声望。这个临时政府由技术官僚、律师、学者和发展领域工作者组成，有学生代表担任顾问，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经济并推进国家制度改革。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为自由公正的全国大选创造条件。而临时政府认为，只有在对政治与制度进行彻底的“清理门户”之后，这样的选举才有可能实现。

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Co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ssion）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sup>24</sup> 自国家政治权力更迭以来，是重写、修订还是废弃宪法，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也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浮现出来——并非（如人们预想那样）是改革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用可靠选举实现政权更迭的愿望与革命后改革诉求之间的分歧。包括民族主义党（BNP）在内的一些政党属于前一阵营。该党的领导层不认为有必要重写宪法（这部宪法起草于1972年，此后多次修订，大多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其立场是坚持宪法连续性。BNP反对学生提出的罢免总统要求，也与这一立场一致。<sup>25</sup>

临时政府执政四个月以来，学生领导层一直拒绝他们所谓的“穆吉布主义”（mujibbadi）宪法。<sup>26</sup> 事实上，“学生反歧视运动”在2024年10月22日公布的5项诉求清单中，制定一部新的基本法列在了首位。<sup>27</sup> 部分学生领袖视1972年宪法为“原罪”——因为是在没有民选代表或民众参与的情况下起草的——他们拒绝将（基于该宪法的）“当选政府”等同于“民主政府”。<sup>28</sup> 诉求清单中还包括：立即罢免总统、宣布最近三次全国大选无效，以及以七月起义（abhuthyan）

和七月革命 (biplab) 的“精神”为基础，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精神”这个词在清单中以英语 spirit 出现，这反映出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即远离孟加拉语词 chetona (字面意为“精神”)——后面这个词如今已与人民联盟的政治话语深度绑定，尤其体现在“muktijuddher chetona”(解放战争精神)这一表述之中。

一边是这个国家最大政党强烈要求通过选举实现政权更替，另一边是学生联盟兼具革命与改革冲动(的政治诉求)，两者之间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将如何演变？普通孟加拉人对此一直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大多数人仍在为生活成本飙升而苦苦挣扎，更不用说治安形势一片混乱，因为警察士气低落，还有似曾相识的报复性清算迹象也蠢蠢欲动。与此同时，临时政府虽稳步推进改革，却进展缓慢。尽管如此，在这场血腥起义之后的数天乃至数月里，达卡的街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从成衣工厂工人到公职人员，再到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群体。他们在繁忙街道上定期举行静坐示威，阻断交通，他们的诉求包括讨薪、加薪、就业保障、维权、平反以及诸如此类的要求。孟加拉国的民主依然任重道远，但政治确实确实回归了。(李聿脩审校)

注释 .....

- 1 据人权支持协会 (Human Rights Support Society) 在 2024 年 10 月确认，2024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共有 986 人死亡，其中 868 人的身份已被指认。其中包括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后死亡的人，以及 51 名执法人员。参见《至少 986 人在七月起义中死亡》 (“At Least 986 Killed in July Uprising,” *Daily Star*, 25 October 2024, [www.thedailystar.net/news/bangladesh/rights/news/least-](http://www.thedailystar.net/news/bangladesh/rights/news/least-)

- 986-killed-july-uprising-3736086)。
- 2 丽莎·米切尔：《向国家欢呼：选举之间的印度民主》（Lisa Mitchell, *Hailing the State: Indian Democracy between Elec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3）。
  - 3 《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疑云笼罩》（“The Plot Thickens over Calls for the President to Quit,” *Daily Star*, 24 October 2024, <https://images.thedailystar.net/news/bangladesh/news/the-plot-thickens-over-calls-the-president-quit-3734951>）。
  - 4 罗齐娜·伊斯兰：《政府将向假冒的自由战士追讨津贴并收取利息》（Rozina Islam, “Govt to Retrieve Allowance with Interest from Fake Freedom Fighters”, *Prothom Alo*, 19 June 2024,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l2bn9v1urt>）。
  - 5 《孟加拉国抗议者强硬呼吁“向达卡进军”》（“Bangladesh Protesters Make Defiant Call for March on Dhaka”, *Al Jazeera*, 5 August 2024, [www.aljazeera.com/news/2024/8/5/bangladesh-protesters-make-defiant-call-for-march-on-dhaka](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24/8/5/bangladesh-protesters-make-defiant-call-for-march-on-dhaka)）。
  - 6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大众的悖论：孟加拉国的群众政治》（Nusrat Sabina Chowdhury, *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Crowd Politics in Bangladesh*, 1st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7 关于“合作者”（collaborator）这一形象的更多讨论，参见纳伊姆·莫哈伊门，《历史是艰苦的工作，但我们愿意吗？》（Naeem Mohaiemen, “History Is Hard Work, but Are We Willing?”, *Forum Magazine*, March 2013, <https://alalodulal.org/2013/03/04/history/>）。
  - 8 纳维娜·穆尔希德：《寻找答案：在互联网“断网”期间拼接新闻》（Navine Murshid, “Searching for Answers: Stitching Together News During the Internet ‘Blackout’”, *Dhaka Tribune*, 25 July 2024, [www.dhakatribune.com/opinion/oped/352660/searching-for-answers](http://www.dhakatribune.com/opinion/oped/352660/searching-for-answers)）。
  - 9 皮埃尔·普拉卡什：《镇压配额抗议后孟加拉国局势紧张》（Pierre Prakash, “Bangladesh on Edge After Crushing Quota Protests”, *Crisis Group*, 25 July 2024, [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bangladesh/bangladesh-edge-after-crushing-quota-protests](http://www.crisisgroup.org/asia/south-asia/bangladesh/bangladesh-edge-after-crushing-quota-protests)）；塔西拉·巴图尔，《阿布·赛义德的最后抗争》（Tathira Baatul, “Abu Sayed’s Last Stand”, *Slightly Political*, Substack newsletter, 1 August 2024, [slightlypolitical.substack.com/p/abusayed-last-stand](https://slightlypolitical.substack.com/p/abusayed-last-stand)）。
  - 10 阿里尔德·恩格尔斯·鲁德：《“国父”作为永恒主权者：公民宗教的建构》（Arild Engelsen Ruud, “Bangabandhu as the Eternal Sovereig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 Religion”, *Religion* 54, no. 4 (2022): 532–49）。
  - 11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再度降临：五十年后的镜像与奇观》（Nusrat Sabina Chowdhury, “A Second Coming: The Specular and the Spectacular 50

- Years On” , *South Asia Chronicle* 10 2020 : 31–58, [www.iaaw.hu-berlin.de/de/region/suedasien/publikationen/sachronik/02-focus-chowdhury-nusrat-sabina-a-second-coming.pdf](http://www.iaaw.hu-berlin.de/de/region/suedasien/publikationen/sachronik/02-focus-chowdhury-nusrat-sabina-a-second-coming.pdf) ) 。
- 12 人权观察, 《孟加拉国: 镇压与安全部队滥权使选举丧失公信力》 (“Human Rights Watch, Bangladesh: Repression, Security Force Abuses Discredit Elections” , 11 January 2024, [www.hrw.org/news/2024/01/11/bangladesh-repression-security-force-abuses-discredit-elections](http://www.hrw.org/news/2024/01/11/bangladesh-repression-security-force-abuses-discredit-elections)) ; 阿里·里亚兹、穆罕默德·索赫尔: 《威权者如何崛起: 民主倒退的序列》 (Ali Riaz and Md Sohel, *How Autocrats Rise: Sequences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 阿里尔德·恩格尔森·鲁德、穆巴沙尔·哈桑编, 《威权主义的面具: 孟加拉国的霸权、权力与公共生活》 (Arild Engelsen Ruud and Mubashar Hasan, eds., *Masks of Authoritarianism: Hegemony, Power and Public Life in Bangladesh*,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
- 13 《星报商业部报道: 2023年——在充满危险的一年中, 基础设施成为一线希望》 (Star Business Report, “2023: Infrastructure Was a Glimmer of Hope in a Perilous Year” , *Daily Star*, 31 December 2023, [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news/2023-infrastructure-was-glimmer-hope-perilous-year-3507106](http://www.thedailystar.net/business/news/2023-infrastructure-was-glimmer-hope-perilous-year-3507106)) 。
- 14 哈里·布莱尔: 《孟加拉国悖论》 (Harry Blair, “The Bangladesh Paradox” ,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October 2020 : 138–50) 。
- 15 努斯拉特·萨比娜·乔杜里: 《2022与2023年的孟加拉国: 民主与幻灭》 (Nusrat Sabina Chowdhury, “Bangladesh in 2022 and 2023: Democracy and Disillusionment” , *Asian Survey* 64 (March–April 2024) : 321–29) 。
- 16 《发展政治: 与谢赫·哈西娜的对话》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 Conversation with Sheikh Hasina” , *Whiteboard*, March 2024) 。
- 17 莫诺姆·波洛克、穆罕默德·沙姆苏尔·霍克: 《“腐败正在劫持我们的发展进程”》 (Monorom Polok and Md Shamsul Hoque, “Corruption Is Hijacking Our Development Process” , *Daily Star*, 29 October 2024, [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views/news/corruption-hijacking-our-development-process-3739291](http://www.thedailystar.net/opinion/views/news/corruption-hijacking-our-development-process-3739291)) 。
- 18 阿里·里亚兹: 《孟加拉国的成功故事正在瓦解吗?》 (Ali Riaz, “Is the Bangladesh Success Story Unraveling?” , Atlantic Council, 2 May 2024,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the-bangladesh-success-story-unraveling/](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the-bangladesh-success-story-unraveling/)) 。
- 19 亚历山德罗·福特: 《半岛电视台: 孟加拉国总理与达卡黑手党家族关系密切》 (Alessandro Ford, “Al Jazeera: Bangladesh PM Close to Dhaka Mafia Family” ,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4 February 2021, [www.occrp.org/en/news/al-jazeera-bangladesh-pm-close-to-dhaka-mafia-family](http://www.occrp.org/en/news/al-jazeera-bangladesh-pm-close-to-dhaka-mafia-family)) 。

- 20 《“曾是我家里的勤杂工，如今拥有 40 亿塔卡”：总理哈西娜》（“Once a Peon at My Home, Now Owns Tk 4 Billion: PM Hasina,” *Prothom Alo*, 14 July 2024, <https://en.prothomalo.com/bangladesh/dt7pjqi94c>）。
- 21 乔杜里：《大众的悖论》（Chowdhury, *Paradoxes of the Popular*）。
- 22 《孟加拉国抗议者强硬呼吁“向达卡进军”》（“Bangladesh Protesters Make Defiant Call for March on Dhaka”, *Al Jazeera*, 5 August 2024）。
- 23 布莱尔：《孟加拉国悖论》（Blair, “The Bangladesh Paradox”）。
- 24 2024 年 11 月 5 日，该委员会开通了其网站（<https://crc.legislative.gov.bd/>），向公众征求有关宪法改革的意见，并允许匿名提交。
- 25 最新一轮抗议爆发于政权倒台四个月后，当时总统声称他不知道谢赫·哈西娜在逃离之前是否已经辞职。在接受一位报纸编辑采访时，他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辞职文件。“反歧视学生运动”（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将此解读为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试图质疑临时政府宪法合法性的策略。
- 26 萨尔瓦尔·图舍尔：《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与其起义后的困惑》（Sarwar Tusher, “বিনপির গণঅভ্যুত্থান-পরবর্তী বিভ্রান্তি” [The BNP and its post-uprising confusion], *Samakal*, 2 September 2024）。
- 27 这份诉求清单由一名“反歧视学生运动”（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成员在 2024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私人通信提供给作者。
- 28 图舍尔：《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与其起义后的困惑》（Tusher, বিনপির গণঅভ্যুত্থান -পরবর্তী বিভ্রান্তি, “The BNP and its post-uprising confusion”）。



黄奕信画作